* [刘朝驹 | 文革史话（一）](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9398&idx=2&sn=4dbb14127ef490ede1bdbf07d81df60f&chksm=faddc6a8cdaa4fbef80cf0073e62f52529dc764cbecc4a9178ecb65623352263d61507229766&mpshare=1&scene=1&srcid=0921ID7pTo6EzP9bskUgVrzV&sharer_sharetime=1600641179890&sharer_shareid=44014622afd9f0a88e55f1a1c7ee36b1" \l "rd)\*\* [GO TO 1](#文革史话（一）)
* [刘朝驹 | 文革史话（二）](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9501&idx=4&sn=e4258163997aa57a48f927c14fbceb87&chksm=faddc603cdaa4f1599664afdc421306884b918517a7be9db1aa8cf88773cb39d8ad9cda25363&mpshare=1&scene=1&srcid=0925nxy08e85lkQqBUzrjJ28&sharer_sharetime=1601028186816&sharer_shareid=44014622afd9f0a88e55f1a1c7ee36b1#rd)\*\* [GO TO 2](#文革史话（二）)
* [刘朝驹 | 文革史话（三）](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9552&idx=6&sn=5934dca8ea498c79a2d794d573b76d75&chksm=faddc9cecdaa40d885823b20147eed493b3d7f2b6f0b742d0366ef78adf27a5aa8df7f30ae3d&mpshare=1&scene=1&srcid=0925RQdQEfXUjHgimz2DC3r2&sharer_sharetime=1601028166418&sharer_shareid=44014622afd9f0a88e55f1a1c7ee36b1#rd)\*\* [GO TO 3](#文革史话（三）)
* [刘朝驹 | 文革史话（四）](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9600&idx=4&sn=33f09088fcd8a41a58bf80675e58f530&chksm=faddc99ecdaa408829e0b2eba9e42fcc3d71f4c40260d2ed14c157425f8ff583f7ee6eec04c4&mpshare=1&scene=1&srcid=09257lK5j75NXl9v5qPfQNjK&sharer_sharetime=1601028136768&sharer_shareid=44014622afd9f0a88e55f1a1c7ee36b1" \l "rd)\*\* [GO TO 4](#文革史话（四）)
* [杜钧福：读刘朝驹《文革史话》|文革研究](http://difangwenge.org/read.php?tid=12202)
* 文革应该是“艰难的探索”，然而这个探索失败了。革命者们，革敌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不容易，自己掌权之后再革自己的命尤其不易，然后就会被别人革命。周期律是不破的定律，伟人如毛泽东者，也没有办法，可变的无非是周期的长短而已。
* [改革开放40年：邓小平究竟给今日中国留下什么 - BBC News 中文](https://www.google.com.au/am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6512070.amp)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进步文化网 Author JiNBUJUN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9600&idx=4&sn=33f09088fcd8a41a58bf80675e58f530&chksm=faddc99ecdaa408829e0b2eba9e42fcc3d71f4c40260d2ed14c157425f8ff583f7ee6eec04c4&mpshare=1&scene=1&srcid=09257lK5j75NXl9v5qPfQNjK&sharer_sharetime=1601028136768&sharer_shareid=44014622afd9f0a88e55f1a1c7ee36b1)

**[进步文化网](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9600&idx=4&sn=33f09088fcd8a41a58bf80675e58f530&chksm=faddc99ecdaa408829e0b2eba9e42fcc3d71f4c40260d2ed14c157425f8ff583f7ee6eec04c4&mpshare=1&scene=1&srcid=09257lK5j75NXl9v5qPfQNjK&sharer_sharetime=1601028136768&sharer_shareid=44014622afd9f0a88e55f1a1c7ee36b1)**

[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9600&idx=4&sn=33f09088fcd8a41a58bf80675e58f530&chksm=faddc99ecdaa408829e0b2eba9e42fcc3d71f4c40260d2ed14c157425f8ff583f7ee6eec04c4&mpshare=1&scene=1&srcid=09257lK5j75NXl9v5qPfQNjK&sharer_sharetime=1601028136768&sharer_shareid=44014622afd9f0a88e55f1a1c7ee36b1)

**刘朝驹 |** **文革史话（一）**

JiNBUJUN 李毅看世界

**李毅看世界**

Weixin ID CHNLiyi

About Feature 睿智幽默解读国际风云、财经要闻，传播中华复兴正能量

9/20

收录于话题

**李毅：750万字的《文革史》，这样的书原来以为20年后才会有，没想到现在就出来了。【编者按】**《文革史话》是一部记叙文化大革命从发生到结束全过程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揭示了文革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影响，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既有史书的客观冷静，又有文学的委婉细腻，读来引人入胜。全书约750万字，分七卷由香港文化出版社出版。从今天起，进步文化网开始连载该书第一卷的上部，电子版由中流社制作出品，欢迎关注。


这是让一代人亢进，迷惘、失落、不堪回首，却无法忘怀的十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不可能磨灭的十年。
——谨以此书献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写在前面**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这是山东大学高亨教授景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
毛泽东，这位被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林彪誉为“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一生中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伟业。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更以世人罕见的气魄和胆略，发动了一场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史无前例的，旨在打烂自己政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回味的话题。 **引言：敌人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  伟业赋予谁，忧虑忡忡难寐**
三国期间，诸葛亮尚未出山就预言天下将是三分之势，他与刘备的这次对话，成为后人广为流传的、著名的“隆中对”。
时隔1700余年后，公元1945年的夏天，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与著名教育学家、中国民主同盟主席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次对话----“延安窑洞对”。黄炎培同样预见了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局走势。
巍巍宝塔山下，潺潺延水河边，他们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彻夜畅谈，黄炎培对毛泽东讲：
“延安的作风明显的不同于国民党的重庆：艰苦，团结，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正如毛先生所说：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要向老百姓学习------你们主张有些书本知识的人，快回到实际工作里去；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总之，在你们这里，有一种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是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吗。只有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拥护我们。”
“变化往往在胜利以后。”
“哦？”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似已料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共两党对抗中，中国共产党会取得最后胜利，执掌全国政权。但是，他的经验告诉他，历史上，小到一人，大到一国，开始的时候，不管条件怎样艰苦，都会努力奋斗，有一种精神支撑着。而一旦胜利，就会松懈，懒惰，以至腐败下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中国的历朝历代，到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没有一个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国共产党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吗？
毛泽东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真的能做到吗？
1949年3月23日，太行山深处的西柏坡。武器落后，不足百万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即将打败了由美国支持和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队，正像4年前黄炎培所预料的那样，中共中央将在今天从这里走出大山，进入三朝古都----北平，执掌中国的政权。
当毛泽东走出门外，迎面遇见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
“主席没有休息好吧？” 周恩来抬了一下手问。
“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毛泽东边掏烟边说。
“多休息一点时间，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
毛泽东答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在场的人都笑了。
周恩来点点头：“是啊，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李自成，明末的农民起义英雄，带领一批饿得活不下去的灾民，转战十几年，九死一生，历尽艰辛，终于打败了明王朝，在老百姓箪食壶浆欢迎下，走进了北京金銮殿。然而，他的皇帝宝座还没有坐热，就被满清军队赶出了北京，惨死在河南九宫山。
李自成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却又非常为他的结局痛惜。早在1944年，文学家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李自成的这段历史。这本书，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每个高级干部手里，他不希望他领导的党成为第二个李自成。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另外4个书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坐在吉普车上出发了。曲曲弯弯沙路上扬起烟尘。他们的前面是北京，是即将耸立起来的共和国的远景……
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暗暗地流泪。毛岸英问他为什么流泪，他说，他想起了与黄炎培的谈话。
时光如梭，转眼到了公元196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15年的风风雨雨……
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仗，居然迫使美国在朝鲜三八线上停战。美军司令克拉科将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时说：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协议上签字。”**
中国人扬眉吐气，世界为此而瞠目……
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三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全国缺粮，没有饭吃，饿死了多少人……老百姓居然没有造反，跟着共产党一起挺过来了……
建国之初，也出现了共产党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现象，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毛泽东坚决、严厉、毫不手软的给压下去了……他不想成为李自成。
进入六十年代，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普及和教育，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之风日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好人好事层出不穷……雷锋、王杰、欧阳海，可谓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共产党统治坚如磐石，毛泽东威望如日中天。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跳出了黄炎培老先生预言的“周期率”。
然而，位于中国政坛最高峰的毛泽东，似乎并没有被这些现象所迷惑。此时的他更加忧心忡忡。他愈来愈强烈的感到，在“坚如磐石”下面，“周期率”在涌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斯大林死后发生的一切，让毛泽东觉得，此时的苏联政府，和他年轻时立志推翻的旧中国的政府，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他们已经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是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五十年代的波兰、匈牙利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暴乱，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都说那是美国和欧洲敌对势力的颠覆和煽动，其实，毛泽东很清楚，还不是因为共产党当权者脱离群众，搞特殊化，蜕变为剥削老百姓的新的资产阶级，老百姓不满意，造反了！
“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以上这段话,是毛泽东亲自加在与苏联共产党论战文章“九评”上的。
同样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中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其实已经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就有那么多的农民要分田单干，党内又有那么多人支持这种做法。田都分了，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和旧中国又有什么区别？还是列宁英明,他说,小生产每天都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怎么这么多的共产党人就看不到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农民和干部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不要分田单干。
这次运动中反映上来的材料更加证实了他的判断：从工厂到农村，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他们已经成为剥削群众的新的资产阶级了。
谁来监督他们？答应给予人民的利益和民主权利又怎么保证？“三反” “五反”虽然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高官，但毛泽东清楚：那只是治标，没有治本。朱元璋当年不也杀了很多贪官，朱家坐了200多年天下，最后还是亡了-----“周期率”。
延安时期的边区政府哪去了？解放初期人民政府的形象似乎越来越遥远。旧的资本家不存在了，但是，这些靠人民供养的政府官员不为人民服务，只为政府官员服务，为自己的亲朋好友服务，为一小部分利益集团服务，这不就是新的资产阶级吗？这样的政府越巩固，是否就意味着强大的官僚机构越巩固？
毛泽东的担忧日益加剧：
农村的包产到户，企业的物质剌激，教育的双轨制，公共卫生事业集中于城市，文艺上的传统题材和表现形式，等等。这些政策，在毛泽东看来，正滋生着新的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和不满情绪，也就是滋生着“修正主义”。尽管毛泽东采取过一些措施，希望阻止上述情况的发展，但是，情况并不理想。他不满中央一些部门的迟缓行动，他怀疑自己的一些主要助手半心半意，缺乏热情。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最大危险不是国外进攻和威胁，而是国内的资本主义复辟，正如列宁说过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如果修正主义者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篡夺了权力，就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1964年2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亲切交谈。
毛泽东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党就有可能出修正主义。”
参加会见的朝鲜代表团中有人交头接耳。毛泽东接着说：“所以，我们要向全体人民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金日成忍不住问：“中国将来情况会怎样？”
毛泽东说：“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金日成：“有这种可能吗？”
毛泽东熄灭手中的烟头，摆一摆手说：“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现在我还没有死，我们党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分田单干，提倡少支援世界革命；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才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会晤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中南海游泳池。睡不着觉，仍在深深的思索着……护士长吴旭君给毛泽东送药，看到毛泽东忧心忡忡的样子，劝慰说：“主席，休息吧。”
毛泽东却说：“小吴呀，你不晓得，我对国内许多事情放不下心哪，党内要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在政治局会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不听，但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我们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坐到沙发上，点了一颗烟，接着说：“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第1回：说起源，游泳池旁谈“四清”  讲“矛盾”，两位主席起争端**
1964年冬天的北京，虽然和往年一样，干燥、寒冷。北风咧咧的吹过城市，却没有在城市中刮起太多的尘土。大街小巷依然是那样干净，甚至连一片树叶也看不到。人来车往的长安街，还是那样的忙碌。行走匆匆的人们脸上，已经看不到几年前的饥饿菜色，闪烁的是一双双自信和亢奋的目光。人们可以感到，这个国家正在被一种精神凝聚起来，就像水泥将一盘散沙凝聚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北京召开。中南海游泳池内，温暖潮湿的温度和外面的气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毛泽东正在这里游泳，这是他的一种休息方式。说起这种休息方式，还有一段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后的几年中，毛泽东日理万机，殚精竭虑更甚以往，经常是废寝忘食。即便稍有闲暇，也总是拿一本书，倚在床上，作为休息。这种状况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担心，于是动员毛泽东出去散步，或者跳舞，总之，想尽办法要让毛泽东多走出办公室活动活动。
一次，医生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知道生命的起源在哪里吗？”
毛泽东觉得奇怪，马上反问道：“你要干什么？”
“考考你呀？不能总是你考别人，也应该让别人提点问题呀。”医生说。
“哦，当然是起源于大海。”毛泽东答道。
医生又问：“那么，生命的最佳运动是什么？”
毛泽东试探性的回答：“是散步？”
医生说：“不对，是游泳。游泳可以直接与大自然接触，是一种全身运动，锻炼心肺，而且老少皆宜，好处很多。”
毛泽东明白了，他说：“是要我游泳呀，可以考虑。”
医生看到毛泽东松口了，马上自告奋勇的说：“主席您就放心的游泳吧，有我保护，您保险出不了事。”
“喔，出了事怎么办？”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问道。
医生拍拍胸脯：“我救你。”
“是吗？我过去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么大本事？”毛泽东笑着对医生说，随即站起来说：“那就走吧。”
到了游泳池，医生拉着毛泽东要从浅处下水，毛泽东没有理他，径直朝深水区走去。
“不行，不行！凡事要由易而难，先从浅水开始。”医生急忙拦阻。
“深水为什么不行呀？”毛泽东问医生。
“危险呀！”
“不是有你保护吗？难道你害怕啦？”毛泽东边说边下到深水区。只见他一会侧泳，一会儿仰泳，潇洒自如。此刻，医生方才如梦初醒，原来毛泽东的游泳技术是这样的娴熟。
毛泽东对愣在那里的医生说：“我家门前就有个池塘，小时候我就在那里游泳。那时，你这个生命还没有起源呐。”
从此，毛泽东喜欢上游泳这种休息方式，他说：“游泳这种休息好，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让大脑很好的休息。吃安眠药、散步、看戏、跳舞都不行，就是游泳可以做到，因为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
后来，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旁边盖了一个室内游泳池。毛泽东常到这里游泳，有时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因急于处理公务，也会追到游泳池来找毛泽东商议。
这天，护士长吴旭君来到游泳池边，对池内游兴正浓的毛泽东喊道：“主席！少奇同志和总理他们来了！”
“好啊，他们来了，咱们就上去。”毛泽东说着，就向池边游过来。
上岸后，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已经走了进来。毛泽东和他们一起围坐在游泳池边的藤椅上。
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说：“主席，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出现了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的‘左’的错误……”
毛泽东打断刘少奇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四清”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是河北省保定地区在1963年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通过对农村基层的账目、仓库、财物和农民社员和农村干部的收入工分进行清理，发现和解决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这种方式，非常直观、具体，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很快就得到推广。由于这种方式是以清理账目、仓库、财物、和工分为基本内容，所以被简称为“四清”。多吃多占的现象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公愤，因此，在运动中，出现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也就是刘少奇说的“左”的错误。此时，他接着毛泽东的话说：“是的，我们想利用这次开人大会的机会，各大局的书记都在北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纠正前阶段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
毛泽东看看周恩来和邓小平说：“是你们大家的意见？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就开吧。”
12月15日下午，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会上，中南局书记陶铸、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东北局书记宋任穷、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华东局魏文伯、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先后发言。可能是受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的一句话影响，从这些共产党“封疆大吏”汇报上来的材料看，中国大陆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了，可以说，大陆基层的政权已经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都不在共产党的手里了。
这年的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6月8日，毛泽东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的20多天后第一次在会上讲话。当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这一情况时，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
那次工作会议结束一个月后，7月14日，刘少奇来到南京，坚持不住设备完善的中山陵高级招待所，而是在省委办公大楼一间办公室住下。他在南京讲了两个下午，在报告中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基层干部的多数，并提出近一年的城乡社教都没有搞好。
于是，12月17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发言时说：“我们的调查情况，西北地区328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149个，占总数的45.6%。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和反革命，有的自己可能就是反革命。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
18日，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发言说：“山西8个重点县县委，已烂掉的有3个，常委72人，有问题的38人；张家口地委整个都烂了……陕西省属于夺权问题的有26个。河北永年县我在的那个大队就要夺权！”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农村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三分之一打不住！中山县22个大队，已经烂掉有11个，占50%，公社一级，烂掉的和基本烂掉的不少于三分之一。基层干部中没有剥削的很少！”
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我们那里有一个县，全县21个大队，几乎全部不在我们的手里，可以说，是在国民党手里。”
19日，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从调查情况看，包产到户对贫下中农损害很大；好水田都被干部包走了，干部还利用职权搞腐化，两极分化严重；安徽省是单干占优势！”
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夺印》，就是讲述苏北的一个农村政权被地主在幕后实际掌控夺权的故事。这部电影在当时十分轰动。如今，通过会上汇总的情况更让人感到，基层政权被坏人掌控的现象已如此普遍，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
那么，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性质？应该如何应对呢？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
刘少奇问：“陶铸同志提出，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 还是讲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回答：“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搞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那些当权派，干部，从来没有搞过，没有搞臭过。他是当权派，又是共产党，他又给定工分，上面又听他的，群众拿他们就没有办法。所以，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他们骑在群众头上，群众就不好过，就穷的要死！我们要先打豺狼，再整狐狸。不能只打狐狸，不打豺狼。”
刘少奇似是附和，似是坚持的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并不认同：“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的看法，其实也是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看法，也是电影《夺印》所要反映的看法。他们认为：基层政权的演变，主要是地主、富农这些仇视共产党的人在背后起作用。共产党的敌人是谁？是国民党，是地、富、反、坏、右，他们要改变共产党的政权，这是顺理成章的，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很容易理解，因此，运动的矛头就应该对向地主、富农。
而毛泽东的看法则不然，他认为，地主、富农在农村早已经被斗臭了，没有权了，因此，在农村形不成气候。现在农村能够欺压、鱼肉百姓的只能是那些在台上掌权的干部、当权派，群众最有意见的不是地主、富农，而是这些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干部。因此，农村的主要矛盾是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也应该是整这些变质的当权派。
应该说，毛泽东的看法似乎不很合逻辑，但却更符合实际，也是更接近群众和老百姓的想法，但一时却又很难让各级领导理解和接受。
不管是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只要是毛泽东说的，那就是真理，大家就听，谁也不会去反对。接着，大家就按着毛泽东的提法，开始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应该对他们采取怎样的处理办法。
毛泽东的意见，打击面不要过宽。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他建议：“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还是‘四清’。”
在这里，毛泽东已经赋予“四清”一个全新的概念了，其外延已比原来的“四清”大大地扩展了。
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请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说：“赞成！”
刘少奇是真的没有明白毛泽东的含义，还是已经意识到毛泽东的提法可能对整个政权带来的震撼？
毛泽东说了一句答非所问的话：“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接着说：“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整个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整个的提法和这次运动的提法要分一下。这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刘少奇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主当权的。”
毛泽东说：“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
他又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
毛泽东：“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一次搞不清，以后还会发生。”
毛泽东：“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一个新生，一个烂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下马来，然后改造。”
刘少奇：“重点是党。”
毛泽东：“重点在党。冶金部是党委，白银厂是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委。抓住这些就有办法。你高扬文开始到白银厂也是庇护的，一蹲点变了。你王鹤寿庇护，变了吗？”“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刘少奇说：“‘四清’与‘四不清’交叉，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
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赶紧附和说：“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少奇还在坚持他的“交叉”理论：“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毛泽东不说话了，只是吸烟……
第二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当毛泽东说到“这次运动的主要矛盾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时，刘少奇插话说：
“恐怕不能太绝对吧。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打断刘少奇的话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的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吗！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锤定音。
就在这天夜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是红色机要电话，他拿起电话,里面传来毛泽东秘书徐业夫的声音：
“是伯达同志吗？”
“是我……”陈伯达刚刚服了安眠药躺下，拿着听筒迷迷糊糊的答应着。
“我是徐业夫，主席让您来一下。”（未完）

刘朝驹 | 文革史话（二）

JiNBUJUN 李毅看世界

**李毅看世界**

Weixin ID CHNLiyi

About Feature 睿智幽默解读国际风云、财经要闻，传播中华复兴正能量

9/22

收录于话题

**第2回：急召唤，陈伯达夜半领命  发感慨，生日宴伏笔玄机**
对领袖的召唤，陈伯达不敢怠慢，他赶紧对徐业夫说了声：“好的。”就匆忙下了床，穿上衣服，赶了过去。  看见陈伯达进屋，毛泽东对他说：“打搅你的好梦啦？”    “没有，没有……”陈伯达赶紧回答。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准备起草一份会议的纪要，你来负责。”
“好的，好的……”
“纪要的提纲你看这样写好不好？”
于是,毛泽东开始述说，陈伯达摊开本子就记……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他只觉得眼皮越来越沉重,努力强打精神，也只能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终于,他听见毛泽东对他说：“就先这样吧，你回去整理一下，整理好后咱们再研究研究。”
“是。”陈伯达赶紧收拾好纪录，回到家中，倒头便睡。
第二天一早醒来，安眠药的药力退去，陈伯达连忙翻看昨夜记录，不由一阵叫苦不迭：昨夜迷迷糊糊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看不明白了。
陈伯达赶紧给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打电话。
王力参加过当时中共与苏联论战文章的起草工作，是由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推荐的。他还执笔完成中共中央以林彪的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曾在大陆轰动一时，在台湾和美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从1964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陈伯达的电话打进来时，王力还在睡觉，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了过来。
陈伯达把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向王力简略地传达完后，又不无担忧地说：“看来，毛主席是对刘少奇有意见了。”
王力闻言，大吃一惊，忙说：“这怎么可能呢？”
是啊，刘少奇向来以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是党内公认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曾多次予以肯定。此时，刘少奇的大幅照片已取代朱德的照片与毛泽东的照片一起悬挂。“刘主席万岁！”也已成为各种集会时的必喊口号。
陈伯达接着对王力说：“毛主席说，刘少奇想当秦始皇，我看还不够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他是瞎指挥嘛，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在社会主义革命上，他代表不了无产阶级，代表的是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样下去，只能作革命的绊脚石。”
王力一听，也着急了，忙问：“你怎么看呀？”
陈伯达说：“方针政策我同意主席的意见。但是，少奇同志是很纯洁的共产主义者，两个主席意见不统一，对党对国家都很不利呀。”
王力表示同意，他说：“那是否想个办法，在两位主席之间调解一下。”
陈伯达点头说：“是啊，是啊……”
接着，陈伯达说了几个办法，都被王力否了。最后，王力说：“我看你办不了这事，还是靠别人吧。最好和彭真、陶铸他们说一下，让他们想想办法。”
陈伯达听了，默默的想着，半晌没有吱声。
随后，王力帮助陈伯达整理会议纪要，他到底比陈伯达小17岁，很快就从纷杂的记录中整理出了大概的眉目。
第二天,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讨论会议的纪要。
12月23日，陈伯达拿出会议纪要的第一稿完成，题目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16条。后来又加了一条：“以上各条原则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成为17条，于是这个文件后来被简称为“十七条”。
2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毛泽东批示：“照办”、“照发”。
但是，毛泽东对“十七条”中的一些提法还是觉得不很满意。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就先发下去吧。
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生日。建国后，毛泽东从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但这次却提出要请大家吃饭。他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还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家耕、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大庆油田的王进喜等。
这天下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要散之前，服务员分别通知董加耕、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散会后就地稍等。”   会议结束后，大会代表和其他主席团成员纷纷离去，只有他们4位在原地等待着。不一会儿，周恩来从后台走来，向他们招手。他们随周恩来到后台北边一间休息室内，朱德已坐在那里。周恩来将这4人一一向朱老总作了介绍。
周恩来问邢燕子情况怎么样？
邢燕子说：“会议多、兼职多，与群众一起干得少了，这个我们受不了。”
周恩来说：“不能层层会议都让你们参加，要与有关部门联系，叫他们给挡一挡，保证你们在基层的时间，千万不能脱离群众，这不仅是你们的要求，也是党中央的希望。”
接着，周恩来又问陈永贵：“你家属住协和医院我去看过两次，向医生讲了要尽力治疗，现在怎样？”
陈永贵的妻子患乳腺癌，曾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周恩来的关心让陈永贵十分感动，他说：“感谢总理的关怀，现在情况还可以，请总理放心。”
周恩来看了看表后，对大家说：“跟我走吧。”
周恩来、朱德肩并肩在前面走，他们4人在后面跟着。又转了几个弯，大家在一间小宴会厅走廊内停下来。只见里面临时摆放的几张藤椅上坐着陈毅、贺龙、董必武、陆定一等领导人，他们正谈笑风生。周恩来向大家介绍陈永贵他们4人：“这几位是主席请来的客人……”
室内品字形摆了3张桌子，每桌中间放了一大盘苹果。陈永贵他们4人这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主席请他们吃饭，这太令人惊喜了！
没过几分钟，周恩来陪着毛泽东走进宴会厅。老人家穿一件白布衬衫，衬衫束在长裤子里，满面红光、精神抖擞。
这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夫人蔡畅走了进来，毛泽东一边和他们握手一边对李富春说：“富春来了，你们好啊，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搞独立王国!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就是你们计委系统。”
大家不知道毛泽东这是什么意思，谁也没敢吭声。好在李富春和毛泽东是老乡，又一起革命多年，彼此十分了解，只当是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笑了笑，没有分辨。
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左右两边分别是邢燕子和董家耕，邢燕子右边是陈永贵，董加耕的左边是王进喜。他们这桌还有曾志、钱学森、彭真、罗瑞卿、谢富治。而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各大区书记以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则分坐另外两桌。
这时，董加耕瞥见毛泽东白布衫后边还有一块不小的补钉，这使他吃惊！
毛泽东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三同’吧!”
“三同”就是指共产党的干部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毛泽东接着说：“我的孩子们要来，我没有让她们来。我说你们没有资格。他们没有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为革命做出贡献，所以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领导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说得大家都笑了。 他又挨个询问了回乡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读了几年书，接着又问余秋里，余秋里回答：“3年小学。”
毛泽东说：“3年小学能搞出个大庆来，就不错嘛！不要像有些人，书读得越多，越蠢，猪碰了壁知道回头，有些人比猪还蠢，碰了壁不知回头。”
老人家转问陈永贵：“你是庄稼专家了，多大岁数啦？”
“50岁。”
“五十而知天命。你们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不能翘尾巴，有些人不好，尾巴翘得太高了，要夹着尾巴做人！”
毛泽东又问董加耕：“你在乡里能看到《参考消息》吗？”
董加耕说：“一个公社只有一份《参考消息》，只有一把手能看到，并且一看完还要封起来退到县里。听说要保密。我是党委委员，偶尔从书记那里看到《参考消息》，就是字太小……”
听到这儿，毛泽东马上对周恩来说：“《参考消息》要多印一些，纸（字）要大一些。反面教材就是反面教员，可以教育人，我们也可以出蒋介石选集，可以教育我们。”
彭真插话：“从孙中山开始就反对贪污腐化，至今也没有反对得了，贪污腐化也是反面教员，也可以教育我们……”
开始上菜了。桌上放着红、白、黄3种酒，大家是分餐制，每道菜是一个小搪瓷盘。除了一盘盐水虾外，基本都是黄瓜、苦瓜、青辣椒、包菜、还有胡萝卜等一些蔬菜。
毛泽东接着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他给陈永贵和钱学森递烟，然后继续说：
“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毛泽东喝下3杯茅台后，大声称赞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
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换了口气劝大家吃菜，并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
席间，毛泽东还不断给邢燕子、董加耕夹菜。当毛泽东知道董加耕是江苏盐城人时，便问他：“你是苏北盐城人，你知道盐城有两乔吗？”并向他竖起两个手指。董加耕直直地盯着毛泽东，怔了神。他心里想：“我们那里水乡桥很多，怎么只有两桥呢？”他一时没听懂毛泽东话的含意。
毛泽东提示说：“两乔，他们都很会写文章。”
董加耕一下子想起来了，便高兴地回答说：“我知道，他们是胡乔木、乔冠华。”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起来。
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散席时，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当看到曾志时，他又向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曾志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他在怀念井冈山的岁月。
散席后，汪东兴召集董加耕4人立即把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下来，董加耕在4人中学历最高，高中毕业，就由他执笔，大家一段段、一句句回忆。当晚一式三份，交给汪东兴，由国务院、团中央、中央办公厅存档。
（未完）

刘朝驹 | 文革史话（三）

JiNBUJUN 李毅看世界

**李毅看世界**

Weixin ID CHNLiyi

About Feature 睿智幽默解读国际风云、财经要闻，传播中华复兴正能量

9/23

收录于话题

**第3回：执《宪法》，一番话寓意深长    再通过，众书记重返北京**
28日下午，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中央工作会议，仍然是围绕“十七条”的内容进行讨论。这天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前，他向工作人员要去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将其带入了会场。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在外交部长陈毅及总参谋长罗瑞卿、公安部长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讲话，对“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文件的第一条是写运动的性质，是这样写的：
“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说：“性质问题，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 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认为还是第三种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所以，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较好。1962年，北京一个月，北戴河一个月，搞出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
“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了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再次更加明确的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的这番如此明白清晰的发言，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积极响应。接下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发言，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但是，对运动的性质都没有再说什么。
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开始说话了：“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
周恩来答：“算集会。”
毛泽东：“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　　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这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批发了中央811号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
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一天闭会，于是，各省委书记也开始陆续返回。但是，通过 “十七条”和闭会时，毛泽东没有参加。
这天晚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请陶铸和陶铸的夫人曾志看她组织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曾志是毛泽东前妻贺子珍的老战友，井冈山时就跟着毛泽东，与毛泽东无话不谈。陶铸是中共上层有名的直爽人，笔杆子也可以，一贯紧跟毛泽东。江青每次到广东都受到陶铸和曾志的热情接待，陶铸和江青说话也不拘束，是党内高层中为数不多的敢在大庭广众面前数落江青几句的人。
开演前，休息室内，毛泽东见到陶铸就问：“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尿!我虽然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吗！”接着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有的已经走了。”陶铸回答。
毛泽东斩钉截铁的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这时，服务员走了进来说：“主席，演出快开始了，入席吧？”
“好的。”毛泽东一边答应着，一边和陶铸他们向大厅走去。
戏开演了，江青一边向陶铸介绍着剧情，一边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
又是一个“有人”！指谁呢？陶铸和曾志隐约感到是说刘少奇，可又不敢往这方面多想。当年高岗就是因为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以为刘少奇不行了，四处联络，想取刘少奇而代之，结果被搞下去了。
但是，需要把毛泽东“通知省委书记返回”的意见转告刘少奇。陶铸毕竟只是地方大员，还不能召集各省的领导进京开会。于是，演出结束后，他先找了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并约了彭真一起来到刘少奇的家中，汇报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劝告刘少奇，要注意尊重毛泽东。
刘澜涛等人也深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二人的关系而担忧，毕竟关系到党内的团结。他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求助于开国元勋朱德元帅和贺龙元帅：
“朱老总啊，您看主席为少奇同志在会上插话生气了。这样下去会影响工作，您是不是和少奇同志谈谈，以大局为重啊。”
朱德和贺龙一起来到刘少奇的家中……
12月30日，毛泽东将《十七条》中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作了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12月31日，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批示说：“照改的（第二面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
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发出了814号文件，通知停止执行中央811号文件，称：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1965年1月3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确定：国务院副总理林彪排名第一，取代了二届人大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的陈云。陈云退为其次，邓小平名列第三。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况，通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参加。再次当选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走进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时，发现夫人在场，愣了一下。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是讲《桃园经验》。
《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间，带着河北省的“四清”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们采取战争年代开辟新区的做法,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而在此基础上从小到大“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进行清查,“洗澡放包袱”；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后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桃园经验，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8月27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及有关材料,又拿到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讨论。大家都同意发出。自此,《桃园经验》风靡全国。
根据《桃园经验》的做法，工作队一开始就以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对待基层干部,因此，在实施过程中，肯定会扩大打击面，越搞越“左”，极大地伤害了农村基层干部。
在1965年1月3日晚间的会上，毛泽东一上来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15000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刘少奇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
毛泽东严厉批评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40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毛泽东说的这个小县是河北省新城县，这是王光美正在抓的一个“四清”点。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新城工作团，下去前，毛泽东对他们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化个假名；二是不要当官；三是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因此毛泽东对新城的情况十分清楚。
他继续说“你一个新城县，28万人口，下去15000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搞人海战术不行。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
“……没有虱子不要硬找。没有虱子能找出虱子来？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
“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在斗争中群众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面上，有灾的救灾，无灾的清工分。要注意分配，抓冬季生产，‘四清’放在后面。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运动的方法，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的最厉害的。干部有的不要撤职，而是调职，还可以到别处革命去嘛！总而言之，第一依靠群众，不能依靠我们这些工作队。”
毛泽东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达就行了。”转脸问刘少奇：“你在安源不是一个人吗？”
刘少奇说：“有群众。”
毛泽东接着说：“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当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结果就是贫下中农占优势和建立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时，毛泽东说：“这就行了。工厂里也是可靠的工人占了优势，就行了。”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
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当他说道：“毛主席讲话时我不该插话，这是对主席不尊重的表现……”时，毛泽东说：“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1月5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月6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毛泽东1月3日、1月5日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这次要讨论的可能不仅仅是工作方法问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是比较明白了，但还不是全都明白了！还得再听听，看看。总之问题是较大的，不只是方法问题。”
中南海迎春堂陈伯达家，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由陈伯达执笔，整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纪要。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秀才”们讨论一阵，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让通讯员乘小轿车出发，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约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付排。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   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文件全部写出，排好，陈伯达亲自步行给毛泽东送去。
从9日起，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第4回：生活会，刘少奇诚恳检讨    难求索，毛泽东重上井冈**1月13日下午15时30分，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17人。刘少奇在会上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检讨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自己在思想上与毛泽东的差距，并对运动中发生的问题承担了责任。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开这样的生活会，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王任重当天日记的标题就是“难忘的一天”。他写道：“党的领袖和他们领导下的干部在一起开党的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全世界党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经过毛泽东改定后的文件在1月14日交会议讨论通过后，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这份文件，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志，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二十三条，后称“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和“十七条”最大的不同，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认识：
在“十七条”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有3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这3种提法包括了刘少奇和毛泽东的不同意见。
“二十三条”则明确指出：“十七条”的“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这就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提法，批判了刘少奇的提法。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又找毛泽东谈话，作自我批评，并连续在家中举行部分中央领导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在不久后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当着许多中央领导人的面说：“我批评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　　众人心中提起的千斤巨石落了地。
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结束。
随着“二十三条”的下达、贯彻，“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的做法得到了纠正，解放了大批基层干部，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欢迎，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开始有所缓和，有的地方出现新的生产高潮。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开始逐渐成为“四清”运动的重点。
但是，此时的毛泽东业已感到，已经开展的“四清”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权的巩固问题，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谁来监督这些当权者？他对这场运动逐渐失去了兴趣。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毛泽东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
毛泽东在思索，他希望冲破现有的体制，找出一种方法，能给予人民最广泛的民主，监督当权者的权力，确保共产党的事业千秋万代继承下去……
他翻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企盼能找到答案；他研读了中国历代帝王留下的浩瀚文献，希望能从这些治国方略中获取灵感。
他似乎得到了某些启示，仔细想来，又很茫然……
老祖宗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现成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描述甚少；列宁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遗憾的是，还没有来得及建设就过早的离开了人世；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遗志，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和建设起来，可惜，却发展成了一个为少数人服务的、新的官僚国家机器。在苏联，马克思、列宁所期望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荡然无存。
看来，还是要靠自己。
1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又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给国务院主抓工业的副总理薄一波的一封信上做了批示。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中说：
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
毛泽东批道：“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毛泽东在旁边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陈正人在11月25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上谈到，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毛泽东在陈正人报告的这段话后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在印发这段批注的时候，薄一波在“这些人”的后面加了一个注释：“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陈正人是井冈山老战士，1928年任中共江西遂川县委书记，新中国第一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1964年10月上旬，时任国务院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龄大、身体有伤、蹲点时间较长，安排他住宾馆，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绝，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白天以装配车间工段作为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他在工厂学会了开拖拉机、操作和修理机床，交上了不少工人朋友，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和拥护。
毛泽东深深赞同这位井冈山战友的认识，这几年，他感到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做起了老爷…… 因此，他强烈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但是，他觉得，他的话在北京很难真正的贯彻下去，很多人都是在应付他，。
“官官相护呀！”他气愤，又有些无奈，还有一种大权旁落的感觉。
1965年3月，毛泽东离开了令他感到郁闷的北京，他的专列沿着京广线风驰电掣般地向南方驶去。3月16日下午，毛主席专列到达武昌，悄悄停靠在余家头一所战备物资仓库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早已在此恭候，看见毛泽东下车，他们大步迎了上去，说了声：“主席好！”毛泽东笑着和他们握了握手。
没有寒暄，也没有其他人迎接。毛泽东不喜欢那一套。几辆小车轻车简从、毫无张扬，驶出军用战备用品仓库。经小东门、中北路，开往东湖路，从东湖路驶进湖北省委东湖客舍大院，过“百花”、“南山”，最后停在东湖边上的梅岭一号。
沿途没有戒严，也没有一个武装人员。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接到中央警卫团关于毛泽东将来武汉的指示后，只是迅速启动了一级警卫。所谓的一级警卫，就是省市公安厅、局、各区公安分局、派出所、户籍民警和居委会四级联网，对辖区内普通老百姓任其自由活动，“五类分子”，即当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劳改释放犯、右派都给予不动声色地监控，对外来人口予以疏散，布置“三红”，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监控“五类分子”。不用任何行政成本，效率极高。
梅岭一号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湖北省委修建的一处平房。内有十间大小不等的房间，空间比较高大，内部装饰朴实无华。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到武汉，都在此下榻过。此时，毛主席一跨下车，迎面几张熟悉的面孔便开出灿烂的花瓣。梅岭一号的工作人员金文骏、邬素英、王天亮、化验员小周，站在大门口,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则高兴地伸出右手，笑着说：“同志们好啊！”
“主席好！”“主席好！”几个青年人握住毛泽东的大手，笑得非常高兴。
王任重、张体学陪同毛泽东走进梅岭一号，穿过接见厅、小会议室，在书房里坐了下来。汇报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打道回府，没有在梅岭用餐。梅岭一号、二号也没有任何“接风酒宴”。毛泽东坚决反对地方搞迎送接风这一套，谁也不敢献一点儿“殷勤”。
一天，毛泽东和几个工作人员漫步登上湖北的洪山，眺望山下滚滚东去的长江，他又陷入了沉思……
突然，警卫人员惊呼，“对面山上的房子着火了！”
沉思中的毛泽东望着熊熊燃烧的草屋，忽然冒出一句：“烧的好！”
随行人员十分不解，忙问：“为什么呀，主席？”
“不破不立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草屋烧了，可以盖瓦房，盖高楼。”不打碎现有的旧体制，人民享有真正民主的新体制又怎么建立起来呢？可是，要打碎自己亲手创建的成果，又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毛泽东面对滔滔江水，随口咏出：“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
“主席又要写诗吗？” 跟在身后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问。
毛泽东说：“不是。这是王安石的诗，是讲后继有人无人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也要考虑江山将来变不变色呀。现在苏联已经变色了，我们党内也有修正主义……”
张耀祠说：“中国的老百姓在旧社会受苦受难深重，就是有人想叫他们走回头路，恐怕也难……”
“问题不是这样看，”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深重，一旦过上好日子，也会忘乎所以。”
44天后他离开武汉到长沙。
5月21日，刚刚在长沙游完长江的毛泽东再从长沙出发，经株洲、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
井冈山，毛泽东的事业真正的起步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井冈山就没有毛泽东的今天，就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今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今天。
站在井冈山黄洋界上，毛泽东望着茫茫云海，漫山杜鹃，心潮澎湃。38年前，他将一支濒临破碎的共产党武装带到了这里，那时，是何等的艰难，多少人不辞而别；多少人壮烈牺牲；他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硬是将这支弱小的武装由小到大发展起来，这才有了今天的政权。如今，他担心自己和战友们亲手创建起来的政权会重新变成欺压人民的政权。怎样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是否需要打碎自己亲手创建的政权另起炉灶？有多少人会赞成和支持这样做？他不知道。
但是，他仍然要努力！否则，井冈山的路不是白走了吗？38年前那么困难都走过来了，现在比那时候的情况要好许多。
（未完）

刘朝驹 | 文革史话（四）

李毅看世界

**李毅看世界**

Weixin ID CHNLiyi

About Feature 睿智幽默解读国际风云、财经要闻，传播中华复兴正能量

9/24

收录于话题

**第5回：反特权，部队取消军衔制     忆往昔，胸中已酿万丈澜**
在去井冈山的列车上，毛泽东特地邀请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他的妻子唐慕兰到他的专列休息。  毛泽东兴奋地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农田，在微风轻抚下，荡漾着层层叠叠的绿波。他心情舒畅地说：“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张平化认真地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
毛泽东说：“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 张平化答道。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毛泽东继续说。  张平化用力地点头。
毛泽东笑了，吸了一口烟说：“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阶级斗争。1906年底这条铁路上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起义。声势很大，涉及周围十几个县，衡山、平江、万载、宜春、修水，好几万人，连韶山小山沟都震动了，我父亲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会员，20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得很。我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官逼民反。”  毛泽东的目光依然静静地注视着窗外，人民公社的稻田无声地伸向远方……他缓缓地回忆起1927年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他的声音带着一种苍凉，一种深情。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转回来说，当年安源大罢工吸取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也是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个失败的教训是什么?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张平化：“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张平化陪同毛泽东来到了井冈山。他本来准备在井冈山陪毛泽东多呆几天，因有会议，需要提前下山。他们夫妇前来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将他们一直送到门外。当张平化提出：“湖南的同志想和毛泽东在井冈上上照张相”时，毛泽东欣然同意。照完相后，湖南的小车队缓缓起步，这时，张平化从汽车的后视镜中突然发现，毛泽东也一步步地走下宾馆的台阶，随着已经启动的车队走起来。
“老人家是要步送我们下山，这如何担当得起。”张平化赶紧叫停车。他下了车，跑到毛泽东跟前说：
“主席，这可使不得，您一夜没睡，还是赶紧回房休息吧。”
毛泽东挥了挥手说：“冇得关系。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步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泪对毛泽东说：“请主席保重！” 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
毛泽东大声地对他说：“上车吧。你不要忘记我在火车上对你说的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泽东，大声地回答说：“主席，我懂了。”
湖南的小车队再次启程下山，张平化回头看见，毛泽东的大手还在摆着，大步还在走着……泪水在张平化的眼眶中转悠。
送走张平化后，下午两点多钟，在井冈山茨坪宾馆，毛泽东又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王卓超谈话。他说：
“昨天散步回来想了很多。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呀！”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
“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他若有所指地说：“主要是看路线对头。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汪东兴回答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
“你们再想想，”毛泽东说，“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从制度方面想。”
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泽东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他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他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用请教的语气问：“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泽东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逐步缩小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这两条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就在这一天，5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副题为“促进人民解放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的文章。其内容提要：“国务院对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做出决定，国务院决定中指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充分体现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
从着装上，井冈山官兵一致的作风回来了。在思想上，井冈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够在全军全党重新焕发出“过去战争时期那股劲，那股革命热情，那股拼命精神”？党内军内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能真心拥护取消军衔制，自觉放弃各种特权吗？……
毛泽东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又为党内军内某些现象忧虑着。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写下了这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抒发着自己的情怀：
“可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如此大的气魄和胆略，还怕什么呢？困难是会有的，越是困难越要试试，“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井冈山时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四清”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毛泽东要为他的理想奋斗和拼搏，此时，在他心里正在酝酿着一场大的风暴……  **第6回：说海瑞，吴晗领命几多变      觉端倪，遍京城难觅知己**
1965年8月，北京中南海游泳池，江青拿着一摞稿件来到毛泽东身边，对他说：“主席，这是上海姚文元写的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您看看。”
“哦？”毛泽东接过江青给他的稿件。
“这可只给你一个人看啊，你不要跟别人讲。”江青嘱咐说。
“为什么？”毛泽东问。
“总理、康生一知道，就要告诉刘少奇他们，他们会不让这篇文章发表的。”江青说出了她的担心。
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开始翻阅姚文元的文章。很快，他就被姚文元的文章所吸引。文章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海瑞罢官》中的问题，特别是结合1962年以后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进行批判，这和他的思路是一致的。最近,他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也是要向全党、全社会回答的问题，那就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资本家被消灭了，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没有了，资本主义为什么还会复辟呢？毛泽东的理论是：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尤其是在文化领域、教育领域，这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而这些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解放前培养的，是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培养起来的，因此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来源。要改造他们，不仅是要改造他们的思想，还有他们的理论、学说。因此，要在这些领域进行革命，就要触动这些权威、专家。
他叫来江青，对她说:“文章写的还可以，不过，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改……”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明史专家、教授、民盟副主席，为人谦虚、收敛、低调，解放战争时期就支持共产党，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在家中请他吃过饭，邓小平常请他到家里打桥牌，他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均关系甚佳。
说起他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还要从1959年4月6日说起。那天，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胡乔木，约吴晗到他家，对他说：    “八届七中全会昨天刚在上海闭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赞扬了明朝的海瑞，号召大家学习海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的精神，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还特别指示我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教授是明史专家，我想请你为《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批评皇帝的文章。”    吴晗闻言，赶紧说：“哪里，哪里，我哪是什么专家，只是多看了几本书。既然毛主席号召向海瑞学习，我一定响应。回去我就写一篇，也是我的学习体会。”    吴晗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刊登不到3个月,就发生了庐山会议彭德怀事件。参加庐山会议的胡乔木一回到北京，马上又找到吴晗说：    “毛主席这次在庐山会议上讲了，我们提倡的是‘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为了表示我们同彭德怀假海瑞的区别，是否应该说明真海瑞与假海瑞的不同，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限。”
吴晗明白了胡乔木的意思。很快，他又写了一篇《论海瑞》的文章，发表在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文章的结尾,吴晗特别注明:“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面找那个有点毛病的，不及其余。”
吴晗是按照“庐山会议”的精神，不点名的批判彭德怀。在文章中，吴晗还特别指出，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以示与彭德怀的区别。
吴晗的这些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一番关于海瑞的讨论热潮。后来，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再三恳求下，吴晗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创作出《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于1961年发表并正式上演。毛泽东看了演出后，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饭，对他说：“戏好，演的也好。海瑞是好人。”
毛泽东还对马连良说：“《海瑞罢官》的文字写的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写成功了。”
那天晚上，马连良回到家里，特地给吴晗打电话，告诉他毛泽东的夸赞，这让吴晗激动了好长时间。
既然毛泽东都赞扬了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江青为什么还要批判呢？因为她发现了问题：
1962年7月6日，江青应邀观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演出结束后，她一言不发就走了，有心人似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果然，江青觉得这出戏像是影射彭德怀的事情，因为在戏院，她听见有人议论说：“彭德怀就是现在的海瑞……”
回到家，江青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主席，我看《海瑞罢官》有问题，像是含沙射影讽刺我们。现在社会上正埋怨缺粮缺菜，没有肉吃。他们偏偏这个时候在舞台上搬出海瑞，臭骂皇帝，是什么目的？这是借古喻今，要批判。应该停止公演。”
江青一上来就要停止公演，毛泽东甚不以为然，对她说：“你说停演就停演？”
“那是在攻击我们！”江青强调。
毛泽东没有接她的话，而是说：“有工夫你还是多看几本书吧！我还想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呢。”    “那我保留意见总可以吧？”江青执拗的坚持自己的看法。
“你保留意见当然是可以的。”毛泽东也很民主。
由于长期与毛泽东一起生活、工作，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和思路了解得肯定比其他人更多一些。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姚溱和许立群，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化工作的意见：“现在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严重；应该很好的组织批判。”
陆定一、周扬等人均表示一定认真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
这时，江青又谈起《海瑞罢官》这出戏。她问陆定一等人：“你们对《海瑞罢官》怎么看？我个人认为很有问题，也应该好好组织批判。”
陆定一想了想说：“对海瑞进行研究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吴晗是一名历史学家，能够跨行业写京剧剧本，也是一次尝试，还是挺勇敢的，不好说批就批吧。”
江青马上摆了摆手说：“既然你们不同意，那就以后再说吧。”
一天，江青来到康生的家里商量京剧改革的问题。谈话中间，她突然问康生：“有一出新编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不知道康老看过没有？”
康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资深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此时他听到江青提到《海瑞罢官》，说：“我知道他们写了这个剧本，但是还没有看过这出戏。你看有什么问题吗？”
江青笑了笑说：“等你看完我们再讨论吧。”
康生很快就让人安排看了《海瑞罢官》。当江青再来到康生家时，康生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见。他对江青说：“《海瑞罢官》这出戏，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历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样的。尽管海瑞是一个清官。对清官我们现在也要作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他对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
江青笑了笑说：“看来你这个肃反专家还是没有看出根本问题所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人可是自称海瑞的，你知道是谁吗？”
康生说：“那还用问吗？彭德怀嘛，这是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有什么资格自称海瑞？他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莽似的人物。这一点，我曾经和主席说过，彭德怀好像王莽。”
江青说：“不管彭德怀是什么人，党内可是有人把彭德怀当海瑞了。我就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我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在剧场里就有人说彭德怀就是当代的海瑞，总有一天会有人给他平反的。”
康生马上回答说：“彭德怀够格吗？根本不够格！”
想了想，他又说：“但是这说明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我早就听说，彭德怀要翻案，我们政治局里也有人支持他站出来工作。”
江青点点头说：“许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风，主席把这个问题压了很长时间。看来这个问题未必能压得住。因为国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上上下下的谣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窦蛾冤》的戏吗？那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说窦蛾被冤枉处斩时，发下三桩誓愿，一是血溅白练，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让楚州地亢旱三年。我们国家从1960年开始也是连续三年历史罕见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现象加到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上了，说我们反右斗争是冤枉了他们。于是，也冒出一些自称要学关汉卿的所谓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写戏、拍电影、出小说，等等。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
康生马上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对文化界的这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可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
随后，他又补充说：“不过，眼下批这出戏还不行，时机不成熟。”
1963年一次开会时，周恩来见到吴晗,突然问他：“吴晗同志，有人说你写的《海瑞罢官》有影射，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怎么会影射呢？”
“这样吧，你写个报告说明一下。”周恩来说。
“好！”吴晗回家后，立即将写作《海瑞罢官》的前后过程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周恩来。
时光很快到了1964年，康生来到毛泽东的书房：
“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由此，我想到当时演的一出戏，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哪出戏呀？”毛泽东一边问，一边抽出烟递给康生。
“就是《海瑞罢官》。我考虑两三年了，这出戏似乎跟彭德怀有关系。海瑞在戏中逼着土豪退田，当时彭德怀不是也嚷嚷着要我们准许农民单干吗？59年庐山会议我们批判了彭德怀，这出戏却把彭德怀说成是海青天，这是在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是要翻案哩。”
起初并没有太注意的毛泽东，听到这里，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康生看到毛泽东面部表情的变化，他沉默了，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等了一会儿，毛泽东仍然没有说话，只是盯住香烟上的一点火光在思索，康生考虑了一下，又说：“这只是我的一点想法，不一定成熟，提出来供主席参考。”
1964年，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党内县一级单位，其中就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等人编写的《燕山夜话》等材料。材料发下去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北京召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表演大会，演出期间，江青看到《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李希凡。这是位年轻的文艺评论家，1954年，在他大学刚毕业，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时，就能勇敢的站出来批判著名“红学”权威俞平伯，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一时名扬天下。江青看到他很高兴，就和他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希望他还能像当年一样，站出来批判《海瑞罢官》。
李希凡很高兴，但他当时正有别的任务，抽不出时间，而且他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江青只得作罢。
江青曾想找中央办公厅的戚本禹一起来写的。但当时他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
江青在北京又找了几个人，都不理想。
7月29日，江青和毛主席一起乘车前往北戴河。30日下午，二人一起登门探望在北戴河养病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他也是深受毛泽东倚重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不过，此时的柯庆施已身患癌症，在1964年3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4月20日做手术，6月初出院，7月14日晚饭后离开上海，坐火车来到北戴河休养。
（未完）

———— / **文章推荐** / ————
[李毅：不同意章念驰近日关于台湾的文章观点](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5995&idx=2&sn=91d9ffbfcb6322c5547fa1f635d64980&chksm=fadddbf5cdaa52e3ddca809f5b343a8085f3fe5c0e3c206b55727e5e3713cb31253af38fcd13&scene=21#wechat_redirect)[李毅谈台湾，台湾岛内已经没有“中国人”了](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5492&idx=2&sn=1f3cf042efad5b97e42a789b19b02867&chksm=faddd9eacdaa50fc311070c3c5c9f29a81cea5b8e65c25505d70c40137cff4f00a70eefd1d01&scene=21#wechat_redirect)[李毅：秦始皇毛泽东散论](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4842&idx=1&sn=600cc9730e8e5cde1212012fba58ce60&chksm=faddd474cdaa5d629996197c015b3da7d025dfc77892a4e8f09a0ba90a81bf906b69d8dd9e14&scene=21#wechat_redirect)[李毅：台湾又传好消息，国民党拒统不反独](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4611&idx=1&sn=ac1c936ca13bfa61e0a764a2afc1a260&chksm=faddd51dcdaa5c0b558e2637c02c4619265a760a0fb32004a4222b17a7440d0b24344b6682ff&scene=21#wechat_redirect)[李毅：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举隅](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4504&idx=1&sn=5665e2e50c14ca6f198cd70832bc7577&chksm=faddd586cdaa5c901a66211cc462eff82130ceb0f10fa05e4961d41c18ae9941a5d61f9233ee&scene=21#wechat_redirect)[李毅：中国怎样应对美国全力消灭华为](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4107&idx=1&sn=ef577071c52493ee0b3355c5ac0851ce&chksm=faddd315cdaa5a03d285cde51816dfd7b09d3bb6f14beb9de0f8487a675cced76f80bf30f2e6&scene=21#wechat_redirect)[李毅：香港从大乱走向大治](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3883&idx=1&sn=1544f0fdb0d7c18141f5c11695704255&chksm=faddd035cdaa5923ece24767b476e7c28c5e64614ab198a2b27dcc50ac778fe6b5b8cfcbf9f2&scene=21#wechat_redirect)[李毅：蔡英文铁心以武拒统，统一方式有多种选择](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3805&idx=1&sn=7f2331cbf4d8e3e31af1f473297a1898&chksm=faddd043cdaa595599a0873532c6f653d02663dcf72c2d4706ab9f46f260f64f6266659c433f&scene=21#wechat_redirect)[李毅：蔡英文连任后大陆怎样统一台湾](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ODExODMyMQ==&mid=2247485562&idx=3&sn=bd7b827b27c20db7330ebebd3c51fb77&chksm=faddd9a4cdaa50b271a1028f1452a12fdcc35f6cea810f2a1b95951aaa33ffc03e1a98db053b&scene=21#wechat_redirect)

**李毅荐书：**